



[英]狄更斯 (Dickens, C.) 著 师红 译

大卫·科波菲尔

DAWEI KEBOFEIER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英]狄更斯 (Dickens, C.) 著 师红 译

大卫·科波菲尔

D.

BOFEIER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卫·科波菲尔/(英)狄更斯(Dickens, C.)著;师红译. —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2012. 5

ISBN 978—7—5469—2407—6

I. ①大… II. ①狄…②师…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①I561. 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79942 号

大卫·科波菲尔

著 者 (英)狄更斯(Dickens, C.)

译 者 师 红

责任编辑 黎京航

出 版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新疆电子音像出版社

(乌鲁木齐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科技园路 7 号 830011)

发 行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1000mm 1/16

印 张 48

字 数 724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69—2407—6

定 价 95.80 元(全四册)

导 读

狄更斯·查尔斯（1812—1870），英国文学家，出生于波特西郊区，童年过着非常贫穷的生活。查尔斯从小瘦弱多病，所以他无法参加许多男孩的游戏，但他喜欢趴在自己房间的窗口看父亲同僚的孩子们玩，或者边看书边听他们玩耍时的嬉笑喧闹声。他一直相信，幼年多病给他带来的一个极大好处就是使他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母亲伊丽莎白有很长一段时间按时天天教他英文，还有一点拉丁文。狄更斯的父亲约翰·狄更斯有一间图书室，收藏了不少好书，也有不少当时的通俗读物。狄更斯九岁时，他父亲由于工作调动到了伦敦，住在米德尔塞克斯医院区的诺福克街。不久，他们一家又因狄更斯父亲工作再度变动而迁至查坦姆。在这里，查尔斯一直住到九岁。他对于童年的许多清晰印象都是在这里刻下的。最令查尔斯伤心、也极少被提到的，是他做童工的经历，每次讲到那段往事时，他都悲伤万分，很久才能恢复平静。不幸的童年却又成了狄更斯的一大笔财富，他在 24 岁时便写出了一本处女作——《匹克威克外传》并以此而一举成名。后来，由于他对伦敦下层社会的了解，他便以其经历为素材写成了这部深受读者喜爱的《大卫·科波菲尔》。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大卫·科波菲尔幼年丧父，而继父对他进行百般虐待，他的母亲就把他送到她的女仆皮果提的哥哥家，母亲去世后，不到十岁的大卫便做了童工。在历尽艰辛后才找到他的姨奶奶贝西小姐。贝西心地善良，她收留了大卫，并让他上学。在上学时，由于大卫住在姨奶奶的律师家里，进而他与律师的女儿爱妮丝深深地相爱了。在大卫中学毕业后，在一次外出旅游时，遇到了他的同学斯梯福兹，便一起去看望皮果提先生一家。而这时，曾与大卫在一起生活过的汉姆已与爱米丽订婚，但爱米丽却受到斯梯福兹的引诱，与他一起私奔了。皮果提先生伤心欲绝，发誓要找回爱米丽。大卫回到伦敦后，在朋友的帮助下，设计使马上就要破产的姨奶奶贝西转危为安。而皮果提先生也在伦敦找到了爱米丽，可是，就在他们将要乘船去澳大利亚

过上幸福生活时，汉姆却为了救落海濒死的斯梯福兹而遇难身亡。爱米丽十分怀念汉姆，到澳大利亚后终身不嫁。

本书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的一部自传。本书的主人公大卫，在历经一系列人生的艰难困苦之后，最终成为一名作家。狄更斯借用大卫的成长经历，从多方面回顾和总结了自己的生活道路。在这本书里对大卫·科波菲尔的塑造无疑倾注了作者的全部心血，无论是大卫成长时的经历还是其成年后不屈不挠的奋斗历程，无不体现出作者所经历的磨难与辛酸。通过大卫悲苦曲折的生活经历，作者多角度、多层次地刻画出一个善良纯洁、奋发向上的人物形象，还有其他人物，无论是他们的言谈举止还是爱憎，都被作者描绘得惟妙惟肖，透露出作者和蔼可亲、诙谐幽默、多愁善感的情调，有其感人至深的情感流露。小说中对环境的描写也非常有感染力，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大卫后来成为一名作家，由于他的妻子病故，三年后，他才与始终爱着他的爱妮丝结婚，并与贝西、皮果提一起愉快地生活。

这本书出版后，狄更斯的事业也达到了顶峰。这本书一版再版，为狄更斯带来滚滚财源，也为他带来更高声誉。狄更斯终于把积压在心头多年的沉郁，借用《大卫·科波菲尔》作了渲泄，在狄更斯为《大卫·科波菲尔》1860年再版时写的序言中，在结尾处有一句话：

“在我心底深处有一个孩子最为我宠爱，他的名字就叫大卫·科波菲尔。”

狄更斯一生著作颇丰，他的主要代表作有《老古玩店》、《圣诞故事集》、《艰难时世》、《双城记》等。他的创作时期，被后人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作品基调乐观，只是对社会进行温和地批判和讽刺，后一阶段的作品便加深了对社会的批判，艺术风格也与前一阶段有所不同，作品也日益深沉与成熟，其代表作就是最为人熟知的《大卫·科波菲尔》。



第一章 我的出世

不管我会不会成为本书的主人公，或者这个主人公的位置由别人占有，翻开本书可见分晓。我的传记的开始就要从我一出生时写起。我记得（正如有人对我所说的，我也对此深信不疑的那样），我是在一个星期五的夜里十二点钟出生的。据说钟声刚刚敲响的时候，我也就在这一刻哭出声来。

需要考虑的是，在我出生的那天的那一个时辰，我的保姆和一些年纪大的女邻居都对此有所评论。她们在我出生前的几个月里就对我很感兴趣了。她们对我个人的将来都有所认识。首先，我命中注定要一生不幸；其次，我有能看见鬼魂和幽灵的本领。正如她们所深信不疑的那样：所有星期五夜里子时以后几小时内出生的婴儿都是不幸的，都不可避免地被赋予那种能力，这是不分性别的。我对此实在是无话可说，首先，只有我亲身经历过以后才能证明那些预言是否正确。我在这里要说的是这个问题的第二种可能，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就把我那些遗传来的灵气都用完了，只是我没有体验到而已。可我对没有那份灵气也没有丝毫抱怨，要是有人对这份灵气很感兴趣的话，我则衷心祝愿他能终生拥有。

我出生时身上有一层胎膜，胎膜以低价十五基尼在报纸上做广告出售。不知道是那个时候出海的人手中缺钱，还是人们对胎膜缺少信心而更喜欢穿软木救生衣，我所知道的是只有一个人报过价。他是一个和证券经纪人经常有联系的律师，他出两英镑的现金，剩余部分用雪梨酒来弥补。他宁愿减少不被溺死的安全性，也不愿把价钱再出高一些。因此撤回了广告，毫无意义地损失了一些钱。至于雪梨酒，我那可怜的亲爱的妈妈自己的雪梨酒也曾经在市场上出售过。十年以后，在我们当地进行抽彩，来决定这胎膜由谁来购买，抽彩的五十个人每人先出半克朗，抽中的人则要花费五先令来购买这胎膜。

当时我也在那里，我记得我感到不舒服，有点困惑，毕竟是我身体的一部分被那样处理掉。我记得一个挎着篮子的老太太中彩了。她勉强从篮子里



掏出按规定应交的五先令，全是一些半便士的硬币，还少两个半便士——人们用了大量的时间使用了大量的算术方法向她证明这一点，但没有任何效果。

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都把这个老太太没被淹死，而是在九十二岁时幸福地倒在床上寿终作为一个非凡的事实。我最终理解了她最为自豪的事：在她的一生中从未在水面上走过，只是从一座桥上走过。在喝茶时（茶是她一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她总是表达她对水手和其他这类人的不虔诚的愤怒，她认为他们是亵渎人间。对她解释人类的一些享受包括茶在内是从这样的令人讨厌的人那儿得到的，她总是不听，还会反驳，本能地更加强调：“我们不需要游荡。”

现在我也不再到处乱说了，我要说我自己的出生。我是在萨福克的布兰德斯通出生的，或者用苏格兰人的话说“出生在那一边”。我是个遗腹子。在我的父亲闭上眼睛看不到世界上的光明六个月后，我睁开了眼睛。想到他从未看见过我，我觉得有些奇怪，直到现在。在朦胧的记忆中，我感到更奇怪的是，他那在墓地里白灰色的墓石竟是我最初幼稚的联想。当我们的被火和蜡烛烧得又暖和又明亮的时候，我习惯于对一个人躺在黑夜里的父亲产生无限同情，想来我们关门是为了不让他进来，有时在我看来这非常的残忍。

我父亲的一个姨妈，当然也就是我的姨奶奶（我还会多次提到她），她是我们家中的主要人物。特洛伍德小姐，或称贝西小姐，当我可怜的母亲克服了对姨奶奶的敬畏而提到她时才总会用后一种称呼（但这种情况很少出现）。她曾与一个比她年轻的男人结婚。这个男人很英俊，但在格言“做得漂亮才算漂亮”的意义上，他不漂亮，因为人们都很怀疑他曾经打过贝西小姐，甚至在一次由于日常饭菜而引发的争吵中，他鲁莽地要把贝西小姐从三层楼的窗口扔出去。

他的令人无法忍受的脾气暴躁的行为，促使贝西小姐支付给他一些钱，双方同意分手了。他拿着他的资本到了印度，据我家一个无根据的传说，人们曾经见过他在那儿和一个大狒狒一块坐在一头大象身上。不过我认为，那一定是个贵妃或是个贵人的女儿，也就是公主才对。无论如何，十年后从印度传来他的死讯的时候，这些消息是如何影响我姨奶奶的，没有人知道。从分手的那刻起，我姨奶奶又用了她结婚前的姓名，在遥远的海边的一个小村里买了个农舍，和一个仆人在那里过着单身生活。人们都知道她隐居了，远离尘世。

我相信我父亲一度是她最喜欢的人之一。但她被我父亲的婚事伤透了心，



在她眼里我妈妈就像是一个蜡制的娃娃。她不曾见过我妈妈，但她知道我妈妈还不到二十岁。我父亲和姨奶奶再也没有相见过。我父亲结婚时，父亲的年龄是我妈妈的二倍，他的体质也有些虚弱。结婚一年后，他死了，就像我说的那样，六个月后，我来到了世上。

在那个多事的重要的——如果我可以冒昧地这样说的话——星期五下午，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至于如何发生，我一点也不知道。

我妈妈身子虚弱、精神不振地坐在火边，眼含泪水看着炉火，对她自己和那个没有父亲的未出生的人儿感到很绝望，放在楼上抽屉里的许多绣有祝福词的针插都表明这个小婴儿是不受欢迎的，他将被迎到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对他的到来不会感到兴奋的。就像我说的，在一个三月的晴朗有风的下午，我母亲胆怯地伤心地坐在炉边，对自己是否能渡过难关感到怀疑。当她擦干眼泪向窗外望时，她看到一个陌生的女人向花园走来。

看第二眼时，我母亲已确信那就是贝西小姐。落日的余晖照在这个陌生女人的身上，照在花园的篱笆上，她像一个塑像表情冷漠地走到门前。这种轮廓和这种表情是其他人所没有的。

当她到达屋前的时候，再一次证明了她的独特。我父亲经常暗示她的行为不太像其他一般的基督徒。她不是去拉门铃，而是走到那个窗户前向里看。她把鼻尖紧紧地贴在玻璃上，以至我那可怜的亲爱的母亲经常说，在那一瞬间她的鼻尖完全变平，且成了白色。

我母亲吃了一惊，所以我一心认为我能在星期五出生，是贝西小姐的恩德。我母亲惊慌地离开了椅子，走到它后面的角落里。贝西小姐站在对面，不慌不忙、若有所思地看了看四周。她的眼睛就像荷兰钟上的那个回回一样。直到她看到了我的母亲，她皱了皱眉，向我母亲做了个手势，就像母亲是她的奴仆一样，让母亲前去开门。我母亲就过去了。

“我想你就是大卫·科波菲尔太太吧，”贝西小姐说，大概这种强调是根据我母亲身上的丧服和她的心理状态推断出来的。

“是的。”我母亲虚弱地说。

“特洛伍德小姐，”那个人说，“你听说过她，我说是吧？”

我母亲回答说她很荣幸听过这个名字。她所拥有的令人不快的思想好像暗示，它并不是一种特别的荣幸。

“现在，你看见她了。”贝西小姐说。我母亲低下了头，请她进来。

她们走进我母亲刚走出来的那个房间。走廊的另一面那个最好的房间没有生火，事实上，从我父亲下葬之后，那里就一直没有生过火。她们都坐下



后，贝西小姐没有说话，我母亲无法控制住自己，哭了起来。

“哦，行了，行了，行了！”贝西小姐赶紧说，“不要那样！够了，够了！”

然而我母亲忍不住，直到她哭够了为止。

“把帽子取了，孩子，”贝西小姐说，“让我看看你。”

我母亲由于太害怕她了而不敢拒绝这个要求。因此她就按贝西小姐说的那样做了，由于很慌张，她的头发（不但多，而且美）全盖到了脸上。

“哎呀，我的天！”贝西小姐惊叹道，“你只是个小孩呢！”

当然，我母亲与她的实际年龄比起来，显得更年轻。她把头低下，就像犯了错一样。“可怜的人！”她边哭边说，她的确害怕自己是一个孩子般的寡妇，如果她能活下去恐怕也只能是一个孩子气的母亲。她停了一会儿，模糊地感觉到贝西小姐在摸她的头发，她觉得这是一双柔和的手。但当她怯生生的希望继续被抚摸时，却发现这位女士卷起裙子的下摆坐在那里，双手搭在一只膝盖上，脚踏在炉栏上，皱眉看着炉火。

“这究竟是因为什么？”贝西小姐突然问，“这为什么是鸦巢呢？”

“你指这房子吗，小姐？”我母亲问。

“为什么是鸦巢？”贝西小姐说，“说是厨房要更加确切些，假如你们两人中哪一个对生活有点实际的想法。”

“这名字是科波菲尔先生选择的，”我母亲回答说，“他买这所房子时，他认为这附近有乌鸦。”

傍晚刮起了一阵风，风在花园里的一些大榆树之间引起了骚动。不论是我的母亲还是我的姨奶奶都忍不住向那边望去，大榆树互相亲密地靠在一起，好像在轻轻地诉说着秘密。一会儿，树枝又猛烈地摇动起来，好像刚才说的话使它们不高兴，于是摇臂狂舞起来。那几只把高高的树枝压弯的破旧的鸟巢，像是几只海浪中的破船在风中摇摆着。

“那些鸟在什么地方？”贝西小姐问道。

“那些——”我母亲一直在想着其他的事。

“那些乌鸦，都怎么样了？”贝西小姐问。

“从我们住到这里起，就没有鸟了，”母亲说，“我们想——科波菲尔先生想——它像一个大鸦巢，但那些鸦巢时间都很长了，鸟已经把它们抛弃了很长时间了。”

“这确实是大卫·科波菲尔的为人！”贝西小姐大叫道，“地地道道的大卫·科波菲尔！把这房子叫鸦巢，附近却连一只乌鸦也没有。因为看见了鸟巢，就相信有鸟。”



“科波菲尔先生，”我母亲说，“他死了。如果你敢对我再说挖苦他的话……”我想当时我那可怜又可爱的母亲可能有个突发的念头想去殴打我的姨奶奶，而我的姨奶奶可以用一只手轻易地降服她，即使母亲在那个晚上出手前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但这场交手的全部经过是，她从椅子上站起来，然后又乖乖地坐下，晕了过去。

她醒来后，或是贝西小姐把她弄醒后，无论怎样，她看见贝西小姐站在窗户旁。天色逐渐变暗了，她们只是朦胧地看见对方。如果没有火的话，即使朦胧地看到也是不可能的。

“好了，”贝西小姐说，她回到了椅子旁，好像她刚才仅仅是随意看了一下风景，“你猜想将在什么时间……”

“我一直在发抖，”母亲结结巴巴地说，“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要死了，我敢肯定！”

“不，不，不会的，”贝西小姐说，“喝口茶吧。”

“哦，天啊，你认为它对我有益吗？”母亲绝望地大叫道。

“当然了，”贝西小姐说，“只是幻觉而已。你怎样称呼那个女孩？”

“我不认为他会是个女孩，小姐。”母亲天真地说。

“为这个小孩祝福吧！”贝西小姐说，她无意中引用了楼上抽屉里针插上的第二句吉祥话，但她把它用在了我母亲身上而不是用在我身上，“我指的不是你的孩子，指的是你的女佣人。”

“皮果提？”我母亲说。

“皮果提！”贝西小姐有些愤慨的重复道，“孩子，你的意思是说，有些人已经走进基督教的教堂，给她自己起了一个皮果提的教名？”

“这是她的姓，”我母亲说，声音很微小，“科波菲尔先生这样称呼她，因为我和她的教名是一样的。”

“这儿，皮果提，”贝西小姐大叫道，打开了房间的门，“送茶。你的女主人有些不舒服，不要到处瞎逛。”

贝西小姐这样说话，好像自从有这房子起她就被公认在这房子里有权威。听到这陌生的声音，皮果提端着蜡烛穿过走廊走来。见过惊愕的皮果提后，贝西小姐又把门关上，像原先那样坐下了，双脚放在炉栏上，卷起裙子的下摆，双手搭在一只膝盖上。

“我对你说他会是一个女孩，”贝西小姐说，“我敢确保他是个女孩。我有这样的预感。那么，从这个女孩出生的那一刻起……”

“也许是个男孩？”母亲轻易地打断了她的话。



“我告诉你我预感一定是个女孩，”贝西小姐回答说，“不要反对我。这个女孩一出生，我要做她的朋友，做她的教母，我请求你就把她叫做贝西·特洛伍德·科波菲尔。这个贝西·特洛伍德这一生一定不会做错事，不会轻视她的爱情。可怜的亲爱的孩子，她必须好好地受教育，好好地被保护，这会是她不会愚蠢得相信了那些不值得她相信的事物。我必须把这件事看成是我的责任。”

每说一句话，贝西小姐的头都要骤然一抽，好像她过去的错误仍在使她痛苦，而她却要努力控制，不让别人看到她的痛苦。至少我母亲是这样猜测的，她通过微弱的火光看着贝西小姐。我母亲太怕贝西小姐了，她的心神太不安宁了，也太软弱并且不知所措，以至她什么都没有看清楚，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大卫对你好吗，孩子？”母亲沉默了一会儿，贝西小姐问道，她的头慢慢地不再摇摆了，“你们在一起舒服吗？”

“我们很幸福，”我母亲说，“科波菲尔先生对我太好了。”

“哦，我想是他把你宠坏了。”贝西小姐回复道。

“孤身生活在艰难的世界里，只能靠自己，就这一点来说，对，我怕就是被他宠坏了。”我母亲啜泣起来。

“好了！不要哭了！”贝西小姐说，“你们不般配，孩子——如果夫妻俩不般配——那么我就问你这个问题了。你是一个孤儿，是吗？”

“对。”

“你做过女家庭教师？”

“我在一户人家中做婴儿保姆，科波菲尔先生访问了那一家。他对我很好，对我很关心，很体贴，最终他向我求婚了。我就接受了他。于是我们结婚了。”我母亲把所有的都说了。

“咳！可怜的孩子！”贝西小姐沉思着说，她仍然皱着眉头看着火，“你知道什么事呢？”

“说清楚些，夫人。”我母亲怯怯地说。

“比如说在做家务事方面。”贝西小姐说。

“我怕我知道的不是太多，”我母亲回答道，“没有我所希望的那么多。但科波菲尔先生教我……”

“他自己知道的很多吗？”贝西小姐打断了我母亲的话说。

“……我希望我已经进步不少，我特别渴望学习，他教我时又很有耐心，如果不是他的不幸去世……”我母亲停下来哭了起来，无法说下去。



“好了，好了！”贝西小姐说。

“在家务方面我做得很好，在这方面我与科波菲尔先生很和谐。”我母亲又伤心地哭了起来，她不得不停了下来。

“好了，好了。”贝西小姐说，“不要再哭了。”

“……我确信在这方面我们没有分歧，只是有时科波菲尔先生不满意我把三和五写得太像，或者在七和九的后面带一个弯曲的小尾巴。”我母亲又感到了一阵悲痛，她又停了下来。

“你会把自己搞出病的，”贝西小姐说，“你知道这样对你和对我的教女都很不利。你不能这样了！”

这段话对安慰我的母亲起了作用，她感到越来越不舒服。她们沉默了一会儿，只是被贝西小姐的偶尔“咳”一声所打破，她还是那样坐着，把脚放在炉架上。

“大卫用他的钱为他自己买了养老金，我知道这些，”过了一会儿，她又说，“他为你做了些什么呢？”

“科波菲尔先生，”我母亲说，她回答时有些费劲，“考虑得既周到又好，他把养老金的一部分给了我。”

“有多少钱？”贝西小姐问。

“每年一百零五英镑。”我母亲说。

“他可以做得比这更糟，”我姨奶奶说。

这句话说得可真合适。我母亲变的更糟了，以至于端着茶盘和蜡烛进来的皮果提一下子都看出了她病得怎么样。如果这里光线强的话，贝西小姐可以早就看到这一点。皮果提迅速地把我母亲扶到楼上，并立刻派她的侄儿汉姆·皮果提把护士和医生请来。汉姆已秘密地在我家住了几天了，我母亲并不知道。目的是在情况紧急的时候可以做一个信使。

这支联合大军的成员在几分钟之内就到达了，他们看到一个不认识的女人，坐在火炉前，帽子挂在左胳膊上，正把棉花球往自己耳朵里塞，他们感到相当的惊奇。皮果提对她一无所知，关于她我母亲也没有说过什么。她坐在房间里看上去很神秘。在她的口袋里好像有一袋子珠宝商用的棉花球，她不停地向耳朵里塞棉花球，这一点并不会降低她外表的严肃性。

那个到楼上去的医生又下来了。我猜想，他是感觉到了他必须和这个陌生的女人面对面地坐上几个小时，于是他就表现出很有礼貌的样子。这位医生在男性中可以说是个最温和的小人物了。他出进房间都是侧着身子，为了少占据空间。他走得像《哈姆雷特》中的那个鬼魂一样轻柔，甚至更慢。他



的头向一侧歪着，总是谦虚地贬低自己，或是谦卑地称赞别人。

如果说他没有对狗猛烈地说过话，这也没有什么，即使对疯狗他也没有这样过。如果非要与疯狗说话不可，他可以轻轻地说上一句半句，他说话像他走路一样慢；他不会对它粗鲁地说话，也不会对它十分的生气，不管有何理由。

齐力普先生歪着头温和地看着姨奶奶，向她轻轻地鞠了一躬，为了表明他对棉球的疑问，便轻轻地摸着自己的左耳：“这个地方不舒服吗，夫人？”

“你说什么？”我姨奶奶回答道，像拔软木塞一样把棉花拔了出来。

齐力普先生对她这种粗暴感到很恐慌，就像他后来给我母亲所说的那样——大脑没有失去清醒真是太意外了。不过他还是温和地重复了一遍。

“感到不舒服吗，夫人？”

“不要胡说！”姨奶奶答复道，又猛地把耳朵塞住了。

此后齐力普先生不知干什么好，只是坐在那里恐惧地看着她，而她却对着火坐在那里。直到医生又被叫到楼上。过了大约一刻钟，他又回来了。

“好些了吗？”我姨奶奶问道，她把靠近医生那一侧耳朵里的棉花扯了出来。

“嗯，夫人，”齐力普先生回答道，“我们……情况正在慢慢地变好，夫人。”

“呸！”我姨奶奶轻蔑地感叹一声，其间夹了一串纯正的颤音。她又像以前那样把耳朵塞住了。

真是这样，真是这样——像齐力普先生对我母亲说的那样，他几乎就要晕过去了，单从职业的角度来说，他是几乎要晕过去了。不过他仍坐在那儿看着我姨奶奶，将近两个小时，她依然面对着火坐在那里，直到医生又被叫了上去。不一会儿，他又回来了。

“好些了吗？”我姨奶奶又把那侧耳朵里的棉花扯出来问。

“嗯，夫人，”齐力普先生回答道，“事情正在慢慢地变好呢，夫人。”

“啊，哈！……”我姨奶奶对他发出这样的声音，齐力普先生绝对是无法忍受的。后来他说这几乎就要毁了他的灵魂。在没有人请他的时候，他更喜欢在黑暗和冷风中坐在楼梯上。

汉姆·皮果提，在公立学校上学，课堂上喜欢回答问题，因此他可以被看成值得信赖的证人。第二天他说，在这事发生一个小时后，他偶然向屋内偷看了一眼，却立刻就被贝西小姐发现了，那时她烦躁地走来走去，在他还没来得及逃跑的时候，她一把抓住了他。



楼上阵阵的脚步声以及其他声音是棉花球遮挡不住的。从他被抓的情况来判断，是因为声音太大，那女士心情烦躁，就抓住他，把他当做供她宣泄气愤的出气筒。

那个女士把他抓住不停地上下抖着（就像他吃了太多的鸦片酊）。她不停地晃动着，弄乱他的头发，揉皱他的衣领，不让他的耳朵听东西，好像她不知道这是谁的耳朵一样，不停地抓他、打他。这些被他的姑妈证实了，她是在十二点半的时候看见他的，也就是在他被释放后不久，并断言那时他的耳朵和我的一样红。

温顺的齐力普先生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可能怀有恶意，即使他可能本怀有恶意，事情办完之后，他就立刻侧着身子走进客厅，以最温顺的方式对我的姨奶奶说：

“嗯，女士，我向你祝贺。”

“为什么？”我姨奶奶厉声问道。

齐力普先生被我姨奶奶严厉的样子吓呆了。为了让她平息下来，齐力普先生微微鞠了个躬，对她轻轻地笑了笑。

“这人怎么了，他在干什么？”我姨奶奶不耐烦地大叫道，“他不会说话吗？”

“安静，亲爱的夫人，”齐力普先生说，语气十分温和，“这里没有什么可以放心不下了。夫人，平静下来吧。”

从那以后，我姨奶奶没有摇晃他，这几乎就是奇迹——不是摇晃着让他必须把话说出来。她仅仅向他摇摇自己的头，但这样就使他感到很害怕。

“哦，夫人，”齐力普先生鼓足了勇气，继续说，“我向你祝贺。一切都美好地结束了。”

在齐力普先生向她汇报的五分钟左右的时间里，我姨奶奶仔细地看他。

“她怎么样？”我姨奶奶说，她合着双臂，帽子还挂在一只胳膊上。

“哦，夫人，我希望她很快就会感到舒服的，”齐力普先生说，“在家庭情况不好的时候，我们所期待的一个年轻母亲的舒服也就是这些了。夫人，现在去看她，没有什么不便，这只会对她有好处的。”

“她呢？她怎么样呢？”我姨奶奶严厉地问。

齐力普先生的头向一边歪去。他就像一只听话的鸟，看着我的姨奶奶。

“那个小孩，”我姨奶奶说，“她怎么样呢？”

“夫人，”齐力普先生回答说，“我以为你已经知道了。他是个男孩。”

我姨奶奶没说一句话，拿起帽带好像拿着一个投石器似的瞄准齐力普先



生的头部，然后歪戴着帽子，出去了，永远也没有回来。她消失了，就像一个没有得到满足的仙女或者说像鬼魂一样——人们都认为我有能力看到鬼魂的——再也没有回来。

她没有回来过。我躺在摇篮里，我母亲躺在她的床上，而贝西·特洛伍德·科波菲尔永远停留在那片充满梦想和幻想的土地上，那一大片地方，前不久我还去游历过。照在我们房间窗户上的光亮也照在和我一样的旅行者的归宿地上，同样照到了那个人的墓墩上，如果没有了那个人，就不会有我。

第二章 我的回忆

当我回首张望，回忆我还不懂事的孩提时代时，我的母亲和皮果提首先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母亲长着一头漂亮的头发，样子看上去也很年轻，而皮果提很不像样。皮果提的眼睛真黑，连她脸上邻近眼睛的部分都发暗，她的面颊和胳膊又硬又红。我对鸟儿不来啄她，而要去啄苹果感到奇怪。

我还记得，她们两人彼此之间隔了一段距离，俯下身来或跪在地板上，看上去她们都很矮小，我还走不稳，从一个走到另一个的身边。在我的脑海中有一个印象，我不能把这个印象同现实的记忆区分开来，皮果提经常把手指伸给我，她的手由于经常拿针而变得粗糙，触摸人的感觉就像磨小豆蔻的擦子一样。

这有可能是幻想，虽然我认为我们大多数人的记忆力，能记起几倍于我们许多人所认为的时间，就像我相信许多小孩的观察力的切近性和准确性会使人感到十分惊讶一样。事实上，我认为许多成年人在这个方面显得不寻常，说他们没有丢失这种能力比说他们获得了这种能力更合适些。此外，我观察了这样的人，这样的人保持了某种精神饱满、温柔、知足常乐的性格，我更觉得这是他们从童年时代得到的一笔财富。

停下来说这些，我也觉得我是在“到处游荡”。但它能够使我说明，这些结论一部分是建立在我自己的人生经历上。如果能从这本小说里我所写的内容上看出我是一个观察力很强的小孩，或是一个对童年仍有深刻记忆的人，那么毫无疑问，我就自以为我有这两个特性。

回首张望，就像我说的那样，在朦胧的童年中，我首先把我母亲和皮果提从纷乱的事物中区分开。除了她们，其他的東西我能想起什么呢？让我来看看。

我们的房子从云雾中显露出来，在我看来，它不是新的，但却很熟悉，就像在早年的记忆中那样。皮果提的厨房在第一层，它与后院相通。一根柱子立在后院的中间，柱子上有一个鸽子屋，但没有鸽子。院子的角落处有一

个没有狗的大狗窝。许多在我眼里高得可怕的家禽总是昂首挺胸、不可一世地来回走着。有一只公鸡经常站在柱子上打鸣，当我从厨房的窗子看它的时候，它对我也特别注意，并能够使我发起抖来，它就是这样的凶猛。院门边有一群鹅，我从那条路经过时，它们伸长脖子，蹒跚地在我后面跟着。我在夜里会做噩梦，就像一个被野兽围困过的人梦见狮子一样。

这里有一个长长的走廊（我觉得它是一个一眼望不到头的透视图），从皮果提的厨房延伸到前门。一个黑暗的储藏室朝它开着门，这个地方在夜里一定要跑着过去。因为当没有人拿着小灯站在那里的时候，我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藏在盆盆罐罐和旧茶叶盒之间。这里还有肥皂味、泡菜味、胡椒味、蜡烛味、咖啡味夹在一起的发霉气味。

再就是两间客厅，一间是我母亲、我、皮果提晚上的客厅。当皮果提完成一天的任务之后，我们没有别人打扰的时候，只有她是我们的伙伴。那个我们星期天才坐的最好的客厅，很宏伟，但使人不舒服。对我来说，它给人一种阴沉的感觉，因为皮果提曾对我说过（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但很显然时间已经很长了）有关我父亲的丧事，还有穿着黑外套的那些人。一个星期天的夜晚，我母亲在那里给我和皮果提读故事，内容是那拉撒路是怎样死而复活的。我害怕极了，她们只好把我抱起来，让我看那窗外安静的坟地。在肃穆的月光下，死者静静地躺在那块地里。

我知道，不论在什么地方，任何东西都不会有墓地的青草一半绿；任何东西都没有那里的树一半阴凉；任何事物都没有那里的墓碑一半安静。清早，我跪在我的小床上（小床在母亲卧室里的小套间里）向外望去，羊儿在那里吃草，可以看到日晷仪发出的红光。我想，日晷仪是否因为它能报时而快乐呢？

还有我们在教堂里的座位。后背多高的凳子呀！它就在一扇窗的附近，透过这扇窗子能看到我们的房子。早上做礼拜时，它总被皮果提的目光多次扫描，因为皮果提总是想确信没有人抢我们的房子，也没发生火灾。虽然皮果提自己到处看，但她不情愿我这样做。我在座位上站起来时，她就皱起眉头，看着我，让我看着牧师。可我不能一直看着他（他不穿白色的衣服我也认识他），我还害怕他会奇怪我为什么总是盯着他，也许他会停止做礼拜而要问我——那我怎么办呢？

打呵欠是很不好的事情，但我必须做些事呀。我看着母亲，可她装作没有看到我。我看着走廊里的小男孩，而他向我做鬼脸。我向阳光看去——阳光是从前面的门廊的那个打开的门射过来的，我看到一只迷路的羊——我指的不是罪人，而是实实在在的羊——它好像已经下了一半的决心想